



龚学敏 著

长征

中国。从瑞金到吴起

为你正好八角帽上红色星星的双手

把星星，把红色的星星

用血壮大成升起的太阳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



winshare 文轩

一位写诗的战士，用南方的民谣听见
南方的耳朵，成为窑洞
成为诗歌之中栖息的鱼，自由进出的
温暖的家园

上架建议 文学·诗歌

ISBN 978-7-5411-4374-8



9 787541 143748 >

定价：36.00元

龚学敏 著

长 征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征 / 龚学敏著. — 2版.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411-4374-8

I. ①长… II. ①龚… III. ①叙事诗—中国—当代
IV. 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50304号

CHANGZHENG

长 征

龚学敏 著

责任编辑 金杨淏 周 轶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文 诺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mm × 210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二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74-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长征是一个诱惑

龚学敏

出版社说，一首长诗如果前面没有前言，仅就做书而言，读者会觉得很突兀，让我还是写几句才好，于是，便有了这篇小文。

我平时出差的行李箱里会放一本慢慢看的书，主要用来打发飞机上很是逼窄的时光，什么时候读完，便再换一本。巧的是在我答应出版社写这篇小文的当天下午，正好去外地参加一个诗会，带上飞机的是还没有读到一半的《航空信》。《航空信》，就书名而言，像是更适合我这样带上飞机阅读，事实也是如此，两位伟大的诗人之间真诚的交流，本身就应该与纷扰的俗世保持绝对的距离。接着上次读时，打开便是这封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萊1968年12月30日写给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信，信中恰好写有关于自己给自己的诗集写前言的想法，“给自己的诗作写前言，好像是自恋，所以我从某些旧文章里偷来某些段落——而后半部分是新写的。”诗会结束后，我把第一次出版时的诗集找了出来，读了读一篇二十年前写的文字和一篇十年前写的文字，看把哪些段落可以偷来一用，选来选去，终还是不行。

最后，觉得还是要偷两句话来一用，虽然这两句话本身不是我自己写下的。

二十一年前的春天，我做出决定要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进行实地考察，并写出这首长诗时，也是写了一篇小文，后来作为前言用在十年后出版的长诗的前面。那一年，我刚好三十岁，文中用词多是年轻气盛，现在读来也没什么意义。十年前，当时的我在红军长征走过的雪山草地办报纸，已经想不起是什么原因，让我动了把已经放了十年的长诗出版的念头，也写了一篇小文，放在书的后面，文中不外乎对当时的情景回忆一番，发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感慨。我想，今天写下的这些文字，数年以后，甚至一出版，会不会就产生同样的感受。

今天傍晚，刚从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甘肃陇东回来，也是坐车穿过了八十年前创下人间奇迹的那片连绵不断的黄土，与二十年前相比，黄土上面不仅仅是多了些绿色，现在的人和物可以让你明显感觉到长征作为一个事件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昨天，也是傍晚，四合的暮色让人有了一种黄土高原上不真实的恍惚，坐在进口大巴里的人们随着山路的弯道整齐地晃着，每个人的想法像是挤满了整个车厢，一时没了声音的位置。看着塬上的一个小村庄静静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说，所有的文字在这个村庄面前都是苍白的，这个村子从开始以来发生的故事，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有想象了。没有一个人就这个话题搭腔，大巴依旧来回晃着，我像是特定的这一时刻，从车窗外飘进来的风，自

言自语一下，把上一个我又飘了出去。出现在我生命中的长征是不是和这个突然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村庄一样，所有的文字在它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这个念头一闪，留下的惟有凄凉。美国人里森·索尔兹伯里当年曾用我一样的方式“走”完了长征路，他在那本曾经在中国算是畅销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中文版自序中写到，“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二十年前我读到这句话时，真是从内心涌现出了一种激情，甚至豪迈。现在看来，这句话和我当年的我一样幼稚。此时此刻，用一个词来形容长征，我选了一个，就是神秘。看似线条理得越清，越简明，越现实主义，那些众多的不可能就对我们越有穿透力，和不可思议。比如长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事件，在肯定结果的前提下，归纳得越简单，事件本身的威力便越大，直到我们把事件本身看着不可能。不管他人怎么看，我对长征的理解便是如此。当年，一位叫作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用这样的一句话把年轻的我感动的泪流满面，并且还用了充满无限诱惑和魔力来比喻这句话，这句话便是，“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现在在我看来，已经永远不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了。不过，这句话的意义已不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个诱惑，一个永远都会存在下去的诱惑。

我也是受了这个诱惑而去的，并且，这个诱惑会永远放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想以后还会不停地有人受不了这个诱惑而去写他心中的长征的。今夜，我祝福他。

说到这里，我想应该把不愿意写前言的原因说清楚了。

2016年8月8日晚于成都

带走草鞋的含义

在于带走草鞋们经历过的那些路程

从广场上出发的目的，是想抵达一个更大的广场

从山峰上出发的目的，是要抵达一座更高的山峰

一

十月的细雨从战马瘦长的鬃上滑落在
瑞金的红字中央和云石山标语们清瘦的灰色衣衫上。
一条叫作红军的崭新河流，在1934年深秋
被声音的子弹击中的天空
伸出新鲜的名字。

来自远处的寒鸦，在树枝的背景中筑巢的寒鸦
用羽毛装饰空旷的天空，
目光们树林一般整齐的
青色子弹。

斗笠们的树丛中红透的树叶
是迄今为止透过子弹，在秋天伤口的天空中飘扬
的唯一树叶。

云山寺的钟和梅坑的铜号，
敲打着八万七千双金属们手臂齐整的声音。
那盏用微弱长明的灯
被秋风一次次拨亮。

金黄的草鞋用稻草中唯一的黄金
拾级而下。把脚步从胸膛中迈出的汉子，
是好汉。
把嘶鸣播在秋雨中，并且开出黄色花瓣的马，
是战马。

谁能够发现稻草们的泪水，留在石阶上的黄金
谁就可以成为英雄。

源自黑色冰块的寒鸦，在秋风梳理下
不停生长。
把目光的子弹筑成一道道生锈着的铁墙。
把阴森的尖叫幻化成流动着的江河。
把扭动身躯的影子，凝固成一座座险峻的山峰。
把羽毛，
织成贮满所有花朵的奸诈地毯。
把麻木不仁的眼珠四周，唯一的白色
与单纯的雪一道，降落在高山之巅
不可染指的风度之中。

行走着的稻草，用粮食的手臂
把红色朴素的树叶

放在可以同时照亮地面和天空的
颜色中。

把水一般透明的鱼群，以及鱼群般繁殖的火苗
点亮在自己的芯里。

行走在空中的马灯，和站立着思考的长枪，还有
失去了鞘的大刀，
随波而逐，随夜空中那枚红色星星飘忽的叶而逐。
所有珍珠的光芒，
被留在中国江西那口用红字作为名称
的水井深处。

把所有的足迹摊在手心，抚遍之后，唯一带走的
只是尚存种子的黄金和那双锻打成的草鞋
还有，用黑夜敲响的
黄金们极度悲壮之中，
濒临窒息的民谣，重新长高的调子。

带走草鞋的含义
在于带走草鞋们经历过的那些路程。

从广场上出发的目的，是想抵达一个更大的广场
从山峰上出发的目的，是要抵达一座更高的山峰。

因为众多目光的凝视，可以
成为一种源头。

母亲们白内障的眼神中流出的泪水
顺着五千年长的发丝，落在瑞金红色土壤默默的合
唱中。

第一天播种

第二天收获。天气还在。

农民中国，

用枪打不死的节气还在。

一朵从无数花朵中抽象出的花朵，穿过广阔的
大地，和细微的农耕，皮肤们
崭新的骨头，以及被泪水滤过的泪水，
开放在手掌的茧中。

子弹走了，需要有人把珍贵的枪声保留在大雨天气
雨滴与雨滴的空隙之中。火走了，
需要有人把光焰和温暖保留在寒鸦无法知晓的
水中。波光

在远离时间的水面粼粼。

站在草地上的脚，在清晨寒气之中
会留下湿润的脚印。站在水中的脚，

在冬天的记忆中会留下用温暖结冰的脚印。
谁听见了自由的斑鸠，留在大地上的
影子，和她
发芽的节奏。

用种田的锄，锻打成的矛走了……

那些嶙峋，是云石山上青色的石头，
和石头一样遍布的名字。
在山上用铁锤和镰刀做梦的人，
用刚刚绽开的花朵，承受
所有的霜里面最阴狠的霜。
一位叫作瑞金的女子，稻谷和雨做成的女子，
把空壳中的血，在地上
流成了汉语中的
人字。

十月的雨下在瑞金。十月的雨下在哑然失色的绵水两岸
真实的雨
下在公元1934年秋天叶坪红军检阅台前的空地上。
转移，是从一滴雨到另一滴雨之间的石桥。是广场上
一种背对背的姿势。

绵水无语，樟树
是默默伸进天空的最后沉寂。
已经收割完庄稼的农田空旷在那里，有人看见
红色的绸布
系在了铜号冰凉的手臂上。

雨下在田里，明年好种田。雨下在号声里
咽出的是秋风之中最别离的瑟瑟，和铜的泪水。
环绕广场
雨丝织成的小鸟，是雨中飞翔的过程。

中国。
八万七千双手为你穿上草鞋打好绑腿扎好了腰带。
为你正好了戴有星星标志的八角帽。
中国。在月亮钢刀们阴寒的白光中

一座名叫苏维埃的年轻家园
一条叫作红军的河流

出发了

注释

1934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4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撤离以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央苏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二十四师及各军区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主力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各军团撤离防御阵地，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结，准备突围。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和直属两个纵队，分别从江西瑞金地区和福建长汀、宁化地区出发，实行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共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等五个军团和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共计86859人，步枪33243支，迫击炮38门，子弹1801640发，炮弹2533发，军马338匹。

云石山，位于瑞金城西19公里。1934年7月，中央政府从沙洲坝迁驻云石山，时值第五次反“围剿”紧张阶段，中共中央有关开始长征的命令均由此发出。1934年10月10日中央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离开云石山，开始长征。

叶坪，位于瑞金城东北部，距县城6公里。这里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等机关1931年9月至1933年4月的驻地。叶坪广场建有红军检阅台等五大建筑物，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曾登台检阅过红军指战员，举行过隆重的阅兵仪式。1931年11月2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梅坑，中革军委长征前驻地。